



我對臺灣佛教的觀感與希望

文 珠

幾年來，遊子的生活，添加了我思鄉的情緒，僑居的情調，也提高了我愛國的熱誠，我需要回到故鄉，因為回到故鄉，可以結束目前顛沛流離的痛苦，我需要投進祖國的懷抱，因為當在祖國的懷抱裡，不但可以取消寄人籬下的悲哀，且能獲得政府的保障，所以，我懷念故鄉，我也懷念祖國，但事實告訴我，此刻的故鄉，一切都變了樣，所謂：「門庭依舊，人事全非」了，因此，唯一使我眷念而又思一觀為快的，便是自由的祖國。

這次，我隨着母校的「回國觀光團」出發，終於抵達我向所眷念的祖國了。祖國給我唯一的印象，就是「一切都在進步中」，教育進步，文化進步，建設進步，工業、水利、和生產，無一不在突飛猛進中。

尤其是在自由政府領導下的佛教，進步得使人有點意外，因為寶島上有着學德兼優的法師，也有着虔誠而積極的居士，他們的理想是前進的，眼光是明鏡的，不特具有愛國的熱誠和創造的能力，同時更能够實踐佛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旨，和推動佛陀深入社會，覺世牖民的精神，所以此刻的法師居士們。對於弘法利生的事業，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對於社會福利的工作，也在積極進行，在這裡，我找不到一位優哉游哉，虛度歲月的法師或居士，因為他們不是為了做學問忙，辦雜誌忙，便是講經忙，佈教忙，同時，在這裡我們時常可以見到佛教的花車和樂隊在街上遊行，可以聽到佛教歌詠團微妙的歌聲，可以遇到佛教弘法團環島佈教的壯烈隊伍，更可以隨處看到佛教幼稚園、托兒所、識字班，以及其他福利社會的機構林立。所以，臺灣佛教給我的印象是新鮮的，積極的，入世而非出世，前進

而非落伍的，在這裡，我恍惚看到佛教的新生，也隱約瞻見佛教光輝的遠景美麗的前程，這使曾經為灰色包圍的我，獲到安慰，得到鼓勵，而在悲觀中思以奮振，在頹喪中思以頑立，不過，當我對各地佛教作私人的訪問和觀察後，反而產生了無限的感想。

第一我感覺到臺灣的佛教教育，目前雖有一種蓬勃的趨勢，但仍然未够積極，更談不上普遍及理想，雖然，目前有新竹的福嚴精舍，女眾佛學院，臺北的三藏佛學院，臺中的佛教書院，以及其他的佛教補習班，大部都是高中以下的程度。我們知道，教育是建國的基礎，鍛鍊人才的煬爐，佛教現在需要人才，未來更需要人才，如果現在沒有人才，就無以弘揚正教，支持法幢，未來沒有人才，就無以繼往開來，續佛慧命，所以，無論是現在或將來，僧教育都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如欲造就一既精通佛學，又深入世學，既知古，復明今，既懂得中國言語，復懂世界言語，既了達中國文化思想，而又了解西洋學術的博學多能的弘法人材的話，那非有一所具有組織，有規模有建設而又理想，又健全的佛教大專學校，來號召海內外的佛青，來聚集佛教的英才不為功。當知，在這極端凌亂而又徬徨的世紀裡，多少佛青流浪在海外，備受生活的熬煎和環境的折磨，多少佛教的優秀人才，徘徊在十字街頭上躊躇，徬徨，他們好像漂蕩在波濤奔騰，極目無際的汪洋大海中，折了舵盤，失了把握的孤舟一樣顛沛流離，隨風漂流，也好像黑夜裡的旅行者，或迷途般底羔羊，得不到保障，找不到溫暖，更沒有提攜與鼓勵，因此而消沉，而墮落，而被時代魔鬼的吞噬，作為邪魔外道的伴侶，成為今日佛教無代價的犧牲者，幾年來，在死亡的邊緣掙扎，在奸佞諛諂中努力的我，雖幸佛力的加被，還沒有步著他們的後塵，但我眼看著他們一個又一

個倒下去，我痛心，我惶惑，我想這群逃亡來香港的佛青，都是優秀的人才，佛教未來的主人翁，假如香港有一所規模稍大，而設備健全的佛教高級學府來容納他們或祖國有一所大專學校來號召他們的話，他們斷然不會變為無代價的犧牲品，可是沒有，香港沒有，祖國也沒有，於是他們在佛教冷酷相對，漠不關心之下犧牲了，但往者不諫，來者可追，青年是佛教的命運所托，我們不能讓現在仍在掙扎中的青年再度犧牲，我希望寶島上的法師們，為佛教着想，為下一代人材着想，及早團結起來，有計劃，有組織地創辦一所佛教大學，來號召海內外的佛青，來教育下一代。給予他們豐富的知識，高深的學問與人格的鍛鍊，使他們成為「建國興教」的中堅份子，訓練他們為繼往開來的佛教棟樑，這樣，佛教才有將來，而復興佛教才有希望。臺灣，是反攻的基地，也是復教的基地，政府的肩膀上負有反攻復國的責任，而佛教也應加緊去搜集人才訓練人才，以作復興佛教的準備，否則，佛教裡，老者死，少者變，而壯者散之四方，顛沛流離，那我對中國佛教前途仍然失望，對臺灣佛教，也不敢過份的樂觀。

其次，我總覺臺灣佛教的文化事業確是發達極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良好的現象，我欣慰，我佩服，佩服法師居士們能够利用文化的工具來推動佛教，宣傳真理，不過，我感覺得在這許多佛刊中缺少了一點甚麼似的，內容？專論？我不知道。誠如星雲法師所說：「佛教刊物的確很多，但可惜專門性的太缺少了」，真的，有計劃的文化工作，綜合性的東西固然需要，而專門性的也不能缺少，尤其是在這經濟與時間都極其有限的社會裡，我們固然需綜合性的佛教雜誌來宣傳真理，但更需要專門性的佛刊去吻合讀者的口味。所以，我誠懇地希望今後臺灣佛教文化界的工

期 一 十 六 第

作者能團結起來，站在文化陣線上去分配工作，以誕生佛教兒童，佛教青年，佛教婦女，佛教人生，佛教思想，佛教學術，佛教新聞，這一類專門性的佛刊，同時更要注意內容，因為一個刊物的前途，並不是靠宣傳物或人力的支持，而是在它的內容，所以我們需要專門性的刊物，更需要豐富而充實的內容，此外，我更希望臺灣佛教文化界除了出版佛刊外，更能誕生大量的學術性的巨著，和通俗性的佛教小說，佛教劇本，佛教音樂與詩歌，那麼，弘法的成績將較現在更顯著，更優異。

同時，我感覺到寶島上的法師們真有辦法，尤其比較年青的更是多才多藝，且能刻苦耐勞，真可謂：「多方面的人才」。今日寶島上的佛教，能有這樣蓬勃的朝氣，良好的表現，原因也許就在這裡。但，除了正在活動中，設法多方面發展佛教的法師居士們外，臺灣的出家人是會使您感慨萬千的。男的，盤據寺院，娶妻食肉者仍大有人在，而女的雖然能守清規，尤其能刻苦耐勞，但可惜他們多數却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這也許是環境的形成，但也是她們自己本身不知奮振所致。由于沒有接受教育的關係，她們的知識、學問、態度、儀表，和禮節各方面都很差，有的還好，但有的老年出家者，簡直威儀不修，衣冠不整，我們看來尚且不順眼，試問俗人看了怎不鄙視我們出家人呢？她們的生活，不是躲在深山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苦勤勞，與世無爭，便是迎送香客，忙于化緣，其中有些儀表不俗而又聰敏的又不能放下她們肩膀上所挑着「當家」的擔子，而去為前途爭扎。千百年來，所以養成民衆的無知、無能、無地位的環境，在這裡還可以見到，我內心有說不出的難過，同時有無限的悲憫與同情，然而，我應該怎樣去喚醒她們，鼓勵她們，使她們自覺自奮地走上學問的道路，跑向弘法利生的陣線呢？我想，在目前自己還沒有能力，幸而寶島的法師，近年來竟能本着佛陀平等的精神來創辦學院教導她們，使我在悲憫中獲得一點安慰，雖然，我無福躬受寶島法師們給

予我們尼衆的恩惠，但我不能不代表身受教育的尼衆同胞們，向創辦尼衆教育的法師們致無限的感謝和敬意。同時，希望法師們更積極地展開尼衆教育的工作，使尼衆教育普遍于寶島各地，使寶島各地的尼衆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那麼，不但尼衆幸甚，且佛教幸甚，衆生幸甚。

最後，我感覺到寶島上在家信佛的青年太偉大了，他們沒有奢侈的習氣，沒有驕傲的態度，他們是天真的，潔純的，沉實而樸素的，同時更有一顆善良而虔誠的心。她們無條件地服從法師們的指示，無企圖地在法師們領導之下，熱誠地展開弘法工作，像這樣的青年，是希有的，難得的，身為導師的法師們，是應該怎樣地以身作則去培養他們聖潔的信心，使之不會動搖？應該如何地平等愛護他們，使之不發生反感，同時更應該怎樣去灌輸他們的佛法，培植他們的學問，使他們成為弘法團中的生力軍，這些，我以為極其值得法師們考慮的，我們知道，老太婆的佛教過去了，現代該是青年的佛教（包括具有青年魄力的老人並非摺棄老人）所以佛教需要青年，更要好好地利用青年的朝氣魄力，與熱誠來推動佛教，當知青年的力量是可敬的，但也相當可畏，誠如水之載舟覆舟，如不能善用之，那對佛教的影響也很大，所以，我希望法師們對這一群天真而虔誠的青年善自教育之、培養之、領導之、同時希望寶島上有血、有熱、有光、和有理智的青年都投向佛教的懷抱來，在佛陀自由平等的旗幟下，在法師們慈悲博愛的領導中，推動真理，福利人群，以負起做人的責任和時代委任給我們神聖的使命。

臺灣的法師和居士們，是積極的、前進的、活動的，臺灣佛教是進步的、有前途、有希望的，尤其在這風俗純樸，人心敦厚的寶島上，只要佛教徒肯團結，肯合作，佛教必然會開放燦爛的花朵，結出美麗的果實，這是我在一個月零一週的旅行和觀察中的感覺。

我謝謝法師居士們對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優厚的招待，使我愧疚之餘，獲得無限的鼓勵，我

知道自己是活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們不但關懷着我的生活與前途，同時對我的寄望很大，我想，自己是應該如何地再接再勵，精益求精地努力前進，才不自負人誦！是的，我應該努力，而且事實上我已經努力數載，慚愧的是沒有良好的收穫吧了，我希望今後能在法師們的指示和居士們的策勵下，加倍努力，以祈他日能為佛教效忠，為衆生服務，同時更希望法師居士們多多指教和鼓勵。

本刊第四次讀者筆

談會 徵稿

- 一、筆談專題：談談我的靈感或奇蹟。
- 二、筆談範圍：限於每個人自己所遭遇的信佛靈感或親自見聞的奇蹟，越神異越好，但需要完全事實，不打妄語的照實報導出來。平凡通常的不必寄來。
- 三、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一千字，但如係特別引人人勝，有啓發性的，能令人生信心的，不在此限。
- 四、截稿日期：一月二十日（海外航郵至遲須於一月十五日以前發出）
- 五、發表期別：第六十三期本刊。
- 六、稿 酬：暫以本刊二冊為酬。
- 七、注 意：來稿最好請用有格稿紙書寫。